

古典文学中最美的红颜情事

秦弋天 作品



有一种美叫红尘无情岁月轻，有一种情叫不负风月不负卿。
今夜，你又在谁的戏里，孤独而执著地流着自己的泪？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光是最美的

花旦

秦弋天
作品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时光是最美的花旦 / 秦弋天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2. 8
ISBN 978-7-5436-8791-2

I. ①时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戏剧文学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87766号

书 名 时光是最美的花旦

作 者 秦弋天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E-mail: liuyaohui0532@126.com

特约编辑 孙 娟

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9

字 数 19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8791-2

定 价 32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序

等你在最美的时光

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，墨香扑鼻而来。这文字唯美清新，还带着些微入骨的冷意，让人一下子便跌回那戏剧中所描摹的旧时风月。

戏剧，对于不少八零、九零后而言，应该是陌生的。我周边的许多朋友听来便觉得索然无味，因为它离我们太远。我记忆中的戏剧朦胧唯美，是一袭挥洒的水袖和花旦嫣然的巧笑。它像是生命中美好的最初，在时光的流转中不曾褪色。

古典戏剧有很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，比如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桃花扇》等等。它们犹如古老《诗经》中描摹的风物一般，虽在彼岸，却很遥远。我习惯于远远欣赏着，多年来不曾叩问一句，甚至只闻其声不见其形。但我依旧能从如今惊艳的亮相和华美的唱词中窥到曾经的风韵。它同唐诗宋词一样，都是令人万分向往的艺术珍品。只是如今随着历史烟尘渐暗，我们已将它搁置于岁月的角落，很久不曾拾起。

戏剧作为古老的艺术于如今依旧能动人心魄，缘于一个“情”字。在今人和古人的世界里，“情”字一脉相承，使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。这爱情鲜活而真实，如今触手依旧有炽热

的温度。仅因从古至今吟唱不断的一个“情”字，几百年前的红尘男女与今日我们的心倏然贴合。

至于当年扮演着戏剧人物的伶人们，他们虽然生活在最底层，却是这旧时爱情最真挚的演绎者。他们在别人的故事中用着自己的心、流着自己的泪，演绎着那一场场风花雪月、爱恨苦悲。那流淌在文字间的古老爱情在四目相对的一刹那间复苏。

而今，在秦弋天的文字中，那些老去的岁月红尘以更为精致、更贴近人心的方式呈现。她以今日小女子的心思揣摩着那些陈旧的爱情故事。她写那些已经随历史暗淡的红颜，仔细描摹着那些女子的一颦一笑，将她们置于历史的大洪潮中细细品读。她以女子最细腻的触觉捕捉着被人忽视的空白，她看到杨玉环与明皇爱情传奇下的破绽，看到面目全非的妒忌下女子千疮百孔的心。她与我们一起探讨患难夫妻、小三上位、女人利用与被利用等大胆犀利的问题。

她在写着她们，却更像在描摹我们每一个人。她看似在谈古人、谈风月，其实也是在解读现代都市女人的心思和现状。

能够捕捉得如此到位是因为，从古至今，女子在情爱方面永远感同身受。

所以，与其说是解读，不如说是一次心灵的游历。隔着文字的薄雾，她带领我们叩问探寻那些女子怦然心动的最初，那些爱情深处的心动与残酷。

抬眼望天，时光越过几百年的风尘迤迳而来。我愿为年华中最美的花旦，等你前来，与我在最好的光阴中相爱。

潇湘冬儿

目 录



序·等你在最美的时光

卷一·深情是一桩染血的悲

003 情字难写，须以血墨·《桃花扇》

023 天上人间，请记住你的誓言·《长生殿》

039 容颜是年华最大的赌注·《汉宫秋》

054 请和我，相恋于梦中·《牡丹亭》

068 东风，我只是来不及错嫁·《红梅记》

080 英雄本是桃花劫·《宝剑记》

卷二·欢爱如水，落红纷飞

- 095 方外缘起，红尘再续·《望江亭》
- 107 因为托付，所以真爱·《柳毅传书》《张生煮海》
- 123 不负风月不负卿·《救风尘》
- 137 萍水姻缘一线牵·《风箏误》
- 146 只是因为多看了你一眼·《西厢记》
- 163 难拾旧时云雨·《绣襦记》
- 176 世间如依有几人·《谢天香》

卷三·爱是胸口那一抹朱砂

- 187 相濡以沫，不过相忘于江湖·《琵琶记》
- 203 冰冷的爱，最华丽的工具·《浣纱记》
- 216 私奔是场最险的局·《倩女离魂》《墙头马上》
- 233 疗妒的药名叫薄情·《疗妒羹》
- 241 红尘道场，你是我的佛·《玉簪记》
- 254 相思最是西楼月·《西楼记》
- 263 拿什么留住你，我的幸福·《梧桐雨》

【卷一】

深情是一桩染血的悲

人生也是一出戏，你在扮演自身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的看客。

情字难写，须以血墨



我曾经那样坚定地以为我们会在一起，甚至连山盟海誓都不屑一顾，为此不惜血染桃花。三生三世不愿放手的执念，在最接近圆满的一刻，倏然破碎，无迹可寻。

《桃花扇》

一、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碎词断章。

血是死亡的胭脂，染在扇面上，便成了绝世桃花。

桃花小笺折了，心事也随之皱了。

窗外的桃花开了，我第一次在金陵遇见你。

扇面上的桃花谢了，凋零在洗褪脂粉的北风中。

尘世的窗下依旧有人走过，可以揣测跳跃灯花下那支枯瘦的狼毫游移的痕迹。那个夜，石头城的小巷里，天青欲雨。

我原以为，这戏里的故事都是他人之悲他人之欢，都如镜花水月，檐下水滴。带不走，拾不回。

入了戏动了情，又仿佛对镜自照。一时间分不清是别人的身还是自己的影。自己所经历的离合，或渴望的欢爱，一幕幕在交织，在上演。

我知道我是戏外的人，不该如此动情。若入戏太深，则会反被其伤。可总忍不住要那样动情地看，将自己的心都托付出去。看那台上颜色分外光鲜，不知若是褪去罗衣，卸了脂粉，人间丽景是否依旧会回归台下的始末原色？

如霜冷，如水淡。

这才是人间颜色，洗褪了浮华，惨白的素宣上落墨狼藉。

一如枯黄灯下，桃花扇诀。

彩袖殷勤捧玉钟，当年拚却醉颜红。

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。

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

今宵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

——晏几道《鹧鸪天》

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。盏中绝世舞，眼底桃花歌。

我是醉了，还是醒着？

若爱恨是一场流离的困厄，那么，谁来度我？

是我佛，是他人，还是己身？抑或只是一株横斜飘摇的乱世桃花。

桃花扇，怎么落墨都不对。戏是完了，可其中的悲欢离合、恩爱酸楚就此泯灭了吗？他的戏完了，你我的戏却尚未开演。现代人看戏的少，台上倾情表演，台下索然无味。

人生也是一出戏，你在扮演自身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的看客。却不能上演只留精华的折子戏，锣鼓一响，咿呀半晌，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全在里面。你可以挑着不看，却碍不了它的上演。

戏就是人生。开头再是轰轰烈烈，笑语盈喧，也敌不过最终散场的冷清寂寞。这一切都得自己去守，两手空空，一拍即散。

你方唱罢我登场。甚荒唐。

那场景，分明是李碧华《霸王别姬》开场的转述：

你看，灯暗了，流光一线，分外喑哑。隐隐的天光从泛黄雕花的窗棂中透过，大红的帷幕扯起——一场好戏又要开锣了。

一场绝世悲歌《桃花扇》即将上演。

今夜，你又在谁的戏里，孤独而执著地流着自己的泪？

二、人生若只如初见。对面相逢。

去电影院看《金陵十三钗》，结局是谜，心下却早已有答案。同样是国破家亡，同样是外敌入侵，同样是生与死的执迷错足。就在这里，石头城阴霾的小巷中。

我记得那首《秦淮景》，玉墨姐妹们妖妖娆娆地唱出，在一片教堂花色玻璃窗的投影下，宛如圣母。当神无力救助这个世界，便是己度苍生。

我有一段情呀，

唱给诸公听。

诸公各位静呀静静心呀。

让我来唱一支秦淮景呀，

细细呀道来，唱给诸公听呀。

秦淮缓缓流呀，

盘古到如今，

江南锦绣，金陵风雅情呀。

瞻园里，堂阔宇深呀，

白鹭洲，水涟涟，世外桃源呀。

——《秦淮景》

我有一段情，唱给诸公听。当年李香君邂逅侯郎之时，在琉璃盏桃花扇下，眉间诉的、心头说的，该也是这两句。

江南锦绣，金陵风雅情。白鹭洲，水涟涟，宛然世外桃源。一九三七年的中国，哪里不曾经是风雅的世外桃源？

屠城。秦淮河被暗红的血洗过，从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惨烈。

你说金陵是烟柳繁华也好，是废都荒蔽也罢，桨声灯影里却漾着许多脂粉味儿。和着鲜血的脂粉，香气惨烈而馥郁，带着唇边的缠绵夜语与原兽的痴狂血腥。

故事发生在脂粉逐流水的秦淮河边，有风帘翠幕，烟波画船。连空气里都是腻人的脂粉气儿，风尘味儿。仿佛在此地不想入非非，则是辜负了良辰美景奈何天。

我一直觉得，西湖和秦淮，是最容易产生故事的地方。西湖的美让人沉醉，秦淮是媚，让人沦陷暧昧，不可自拔。到了此处常有身不由己之感，仿佛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脂粉气。去过一次，衣带当风，洗也洗不掉了。

【鹧鸪天】

院静厨寒睡起迟，秣陵人老看花时；
城连晓雨枯陵树，江带春潮坏殿基。
伤往事，写新词，客愁乡梦乱如丝。
不知烟水西村舍，燕子今年宿傍谁？

那个年代士子的心该是绝望而又善于臆想的，清兵入关的惨烈，后人由史可以得知那是怎样的浩劫。人在史中而不自知，明末的秦淮河畔依旧歌舞升平，处处飘散的都是丝竹的靡靡之音。

直至骨酥心痒，无可救药。

【恋芳春】

孙楚楼边，莫愁湖上，又添几树垂杨。
偏是江山胜处，酒卖斜阳，
勾引游人醉赏，学金粉南朝模样。
暗思想，那些莺颠燕狂，关甚兴亡！

第一株桃花飘零的季节，侯方域着一袭丽服，翩然而至。他参加乡试落了第，寓居在南京莫愁湖畔。

莺颠燕狂，关甚兴亡。枕边翻云覆雨永远掀不起金戈铁马的大风大浪，他含着略带讥讽的笑意，颇有些浪荡子弟的慧黠。书剑飘零，他暗访春色。杜丽娘说，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。于

侯方域而言，当他掀开珠帘入门时，身后的桃花正缓缓盛开。

那时的他还是跃马扬鞭的少年郎，一心想要寻访佳人。友人杨龙友为他物色了一个绝代佳人——秦淮名妓李贞丽的义女香君。

此时的香君正是温柔婉转、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她从未接过客，遇着侯郎时嫣然巧笑，三春芳菲都做了黯然的背景。

两人相见的那夜，东风夜放花千树。

花开花落固然终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桃花，却只为有情人开。不开在心里，便开在扇上。若遇曲终人散，顷刻凋零。

十五日，夜。香君妆成，红烛高照。一切备好，只等侯郎东风到来。不能叫做成亲，只叫做梳拢；因她是妓。然而无妨，无论梳拢还是成亲，总之今后她都是他的人。

夹道朱楼一径斜，王孙初御富平车。

青溪尽是辛夷树，不及东风桃李花。

那一夜，他取出一把白扇宫纱，题上这首诗，亲手给她。

阉党文人阮大铖闻风而来，以重金为香君置办嫁妆，借杨龙友之手送给香君，实意是想结交侯方域。那时阉党被打压，阮大铖想要结交江南义士却苦无门路，而侯方域一向与他们相熟，他